

当作家承认“AI写了一半”，你还会支持其作品吗？

从雨果奖作家到诺奖得主，“聪明人”早就吃上了“AI红利”

郝景芳并非首位公开使用AI辅助创作的知名作家。

今年5月，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公开表示，自己在创作最新小说时，使用了AI。她说：“我经常问机器，‘亲爱的，我们该如何把这个故事写得更精彩呢？’”并说，“我必须补充一点，在文学创作中，这项技术具有难以置信的优势。”

著名作家公开拥抱AI，这在几年前简直难以想象。如今不仅公开讨论，还有使用细节。

“我会让AI帮我补充一些我可能不太擅长的细节，帮我补充一些知识，以及帮我在可能觉得没有把握的地方先写两三版草稿。”郝景芳说。

更让人不安的是“AI含量”不明的作品——两位大学教授“花了五年时间研究”后写的《饭圈纪实》，精神科医生

“30多年临床观察”写就的《安定此心》等图书，都被网友质疑。“DeepSeek好用吗？”“毫不掩饰AI的痕迹”等评论下网友大量点赞。

要说AI介入之深，网络文学首当其冲。对很多网文作者来说，日更万字是常态，玄幻小说中高度雷同的山脉、宫殿、异界等环境描写，武侠小说里套路化的打斗，这些内容往往不需要太多创意，却要花费大量时间。有些作家自己负责敲定世界框架和关键情节节点，剩下的填充工作则交给AI完成。

“28岁AI写手一枚，月收入如何过万”“如何用AI，不到一天时间，写出百万长篇小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鼓吹“用AI写小说能暴富”的帖子屡见不鲜，热门内容收藏、点赞和评论均破万。

网络文学以“量大管饱”著称，而AI

最不怕“量大”。面对这种降维打击，有作者感慨：“感觉AI比人类更懂网文，我们即将被淘汰。”

比批量创作更严峻的，是AI洗稿乱象。近日，网文作家“会说话的肘子”率先发起《网络文学反抄袭倡议书》，猫腻、天下霸唱等头部作者迅速响应。倡议书指出，抄袭已从最初的复制粘贴，进化到AI洗稿，行业原创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如果说文学创作领域使用AI多少有点“悄悄进村”，那么在微短剧领域，拥抱AI早就“理所当然”。

“传统的影视特效是一个投入大、耗时久的制作过程，但引入AI后，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南宁市灵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力说，“从脚本创作到文生图、文生视频，AI可以贯穿微短剧创作的全过程。”

打不过就加入？越来越多创作者拥抱AI

大多选择。

毛志慧，江西省网络作协副主席，投身网络文学创作十多年，是平台认证的“大神”级作家，他每日伏案创作四五个小时乃至八九个小时，创作顺利的时候一天能写八九千字。

然而，这样的“爆肝”能力，在AI面前却什么都不是。

“写小说前，自己要先有核心框架，再让AI填充细节”——类似的攻略和教程在网上屡见不鲜。

“你不用AI，接下来没有生存的空间。”郝景芳说。她已将自己创立的教育机构转型成“一人公司”，AI成为公司的核心员工。

“主角从废墟中站起来，眼神坚定，背景有爆炸火光，镜头缓慢推进。”20多岁的“创作者”在对话框里敲下指令，鼠标一点，软件便生成若干段动态画面……对动漫和影视行业来说，AI带

来的效率提升更是颠覆性的。传统动画制作周期以年计算，现在以天计算。传统特效方案需耗时数月、投入数百万元，AI工具可将完成速度提升10倍，成本降低90%。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创作”本身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

郝景芳反问：为何在编程和设计领域使用AI辅助是常态，到了文学创作就成了“背叛”？她相信，“未来是一个人机协同的时代”。

这种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有学者认为，AI写作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模式，人们开始超越“机器能否创作”的简单质疑，着手思考算法书写语境下更多的可能性。

甚至在传统的动画行业，老手艺人也在转变态度。《姜子牙》导演李炜，一个传统动画人，对于AI从“抗拒”到“应用”，只用了一年。

“原创作品”可能是“预制菜”，读者怎么保有知情权？

现在，生产端已经“准备好了”，没准备好的是“用餐的人”。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道理都明白”，但心里还是不舒服：AI浓度都一半了，“作者”是不是要写成“参与”“代笔”？

郝景芳反复强调，50%是“参与度”而非“代笔率”——每一行字都是她自己写的。

但批评者不买账。有评论指出，文学创作并非流水线装配，思想与表达本就不可分割。若AI在30个步骤中深度参与了世界观构建、人物关系网交织乃至提供多版草稿，其生成的文本逻辑与语言风格必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最终作品的面貌。

这个争论又带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当AI的“辅助”深入到思想层面，它还是辅助吗？

传统意义上的“代笔”是由另一个人完成的，而AI的参与更隐蔽、更无形——它可能不直接写出最终文字，却深刻影响了创作的方向和质感。

2025年3月出台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虽然要求AI生成内容必须标注，但关于“AI辅助”的边界至今模糊。

虽然有争议，托卡尔丘克、郝景芳的坦诚还是值得称道。这也带来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读者有权知道AI含量吗？

有人认为，读者有权知晓眼前的文字究竟出自人手还是人工智能，也有人认为，标注的边界难以界定——AI参与1%和50%，标注方式一样吗？AI只是帮忙查了个资料，它的含量怎么标注？如果AI写了一个故事框架或世界观，它的含量又是多少？

郝景芳倒是不介意标注：“我就说有AI参与的部分就完了。”但她也问：“标注到底要标到什么程度呢？应该怎么标注有规范吗？有要求吗？”

这些问题，目前尚无答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大部分读者在意的，不是你用没用AI，而是你有没有提前告诉我，就像很多人对于预制菜的态度。

当说“AI味”与“人味”时，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即使是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还想问：“人味”，AI能替代吗？

作家刘慈欣认为：“包括其他人类作家在内，身上并没有什么东西最终是不可被代替的”“人工智能同样可以多元化”。

作家刘亮程则说：“AI生产出的文学，是‘虚构的虚构’，与真实隔了好几层。”

作家余华比较乐观：“写作不只是一个技术活，那种情绪、细节和只有经历过生活才能写出来的东西，AI现在还做不到。”

一部分人还在打嘴仗，一部分人已经享受上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AI短剧《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全网曝光量超4.3亿；《新世界加载中》

全球播放量达1.97亿次，全网曝光量更是高达13.7亿。

很多人一开始看AI短剧时，会感到格外荒诞：“剧情像吃了毒蘑菇写出来的。”但不知不觉就刷了好几集。让人上瘾的，除了爽剧一贯的节奏，还有AI短剧反逻辑的剧情跳跃；古装女主被说到气急，突然开上挖掘机……

读者吐槽AI作品时，用的最多的词是“AI味”——排比句太多，比喻太莫名其妙等。但仔细想想，这些“毛病”人类作家没有吗？

既然如此，我们还要介意“AI味”与“人味”吗？

也许，我们真正抗拒的，或许不是

文艺作品的某种味道或风格，而是害怕其背后“人”的消失，害怕分不清它来自人的心灵还是来自算法的计算。

技术浪潮奔涌向前，AI介入创作已成不争的事实。共生还是替代？郝景芳事件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些尚无答案的问题。随着AI技术的持续迭代，类似的争议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而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无法置身事外。

那么，让我们先自己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一位作家说其作品AI写了一半时，你还会买单吗？

（综合澎湃新闻、《文汇报》、红星新闻等）



声音

人机协作时代 现实生活仍然是创作的源泉

◎ 杪樱

毋庸置疑，AI给网络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我们所警惕的也正在这里：由于AI依据人类已经数字化的经验写作，那么它写得越多，就越是消耗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经验存量。当AI创作的作品越来越多，甚至所有的作品都变成了AI的作品，那时文学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AI用人类的作品训练自己，然后生成新的作品，这些新的作品又反过来训练AI，最后整个文学生态就会变成一个封闭的循环，所有的作品都只是在旧的文本里打转，再也没有新的经验和创意，文学就会因腐朽而衰亡。

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最坏的情况发生？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从真实的生活汲取创作的养料和捕捉灵感。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个原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支撑着文学的发展，在人机协作时代，它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AI可以拼接已有的经验，它永远不可能“原创”。那些打动人心、具备持久生命力的作品，必然来自作者对现实的体验。只有真实的生活才能给文学注入全新的血液和启发出真正的创意。

现实题材作品直接从生活中来，不仅洋溢着人间烟火独有的气息，也常常印刻着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上海凡人传》中弄堂里的家长里短到职场上的磕磕绊绊，全是从生活中打捞的真实细节。作者和晓是一位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的“新上海人”，如果没有她的亲身经历，这部作品是不可能创作出来的。

晓骑校创作《下一站，彭城广场》的过程也给我们启发。他在徐州彭城广场地铁站沉浸式采风三个月，身着站务员制服，体验了几乎所有岗位的工作，与一线员工朝夕相处。小说中年轻站务员李可健的形象，直接源于90后员工；外卖员诗人角色的设定，更是取材于徐州籍外卖诗人王计兵的亲身经历。小说中关于徐州米线等细节，也来自晓骑校的亲身经历和青春记忆。这是AI仅凭数据训练永远无法复刻的，因为AI没有在徐州的街头走过，没有感受过地铁运行的轰鸣，更没有体会过小人物的时代洪流中的踉跄与坚守。

幻想类题材看似天马行空、脱离了现实，但其故事创意仍然离不开生活的滋养。《道诡异仙》中的主角李火旺同时拥有两重身份，在现实和修仙两个世界穿梭，感知互通、伤害相连，始终分不清真假，陷入极致的精神撕裂中。假如交给AI去写，也许能完成这样一个故事，但无论如何写不出这种疯癫的、扭曲的、又带着点黑色幽默的人生体验。因为在这部作品出现之前，没有任何作品写过这些，AI的训练数据里根本没有这些经验。

人工智能参与网络文学创作，是数字科技发展的必然，我们并不否定AI作为工具的价值。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的主体才是文学的根本。网络作家除了在创作策略上保持足够的警觉和自律外，更要高度重视现实生活的作用，唯有生活才是智慧和创意的源泉。只有亲自进入社会生活中，写出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才能让文学生生不息。

新闻一点

网文头部平台 开始整治低质AI小说

网文头部平台番茄小说近日发布《关于加强低质内容治理公告》(下称公告)。公告指出，“平台严禁通过内容水化、堆砌等手段进行低质创作……包括但不限于滥用AI工具批量生成，严重缺乏原创性，属于‘粗制滥造’范畴的。”该公告还透露，平台已拒绝签约低质书籍11.27万本，处置低质违规书籍4万多本。

随着网络文学市场持续扩容，AI技术的广泛应用，低质内容的表现形式愈发多样化、隐蔽化，由此出现的低质内容严重影响读者阅读体验，也对优质原创作者的权益造成损害。为此，番茄小说近期持续升级内容治理标准，强化识别能力与处置力度，针对低质内容启动系统性治理。

针对部分创作者忽视内容质量、批量产出空洞化、同质化、逻辑混乱的作品，以及账号恶意抢占流量、单日批量更新低质内容等行为，番茄小说搭建梯次化治理体系，细化低质内容违规判定标准，严厉打击内容水化、粗制滥造、模板堆砌等各类劣质创作行为。目前，平台进一步明确四类严禁的低质创作行为：一是AI粗制滥造类，内容缺乏原创性与完整性，整体质量低劣；二是格式混乱类，存在分章异常、标点错乱、排版紊乱、文体不符等问题；三是结构失常类，包含提纲式行文、复述剧情、句式重复堆砌、模板化拼接等乱象；四是空洞水文类，以流水账叙事、无意义内容堆砌、剧情拖沓、可读性极差。

(据界面新闻)